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陸朝愈

册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器度　畏慎　慎密　知人　禮士

器度

夫包荒含垢兼容虚受居不充詘動無怵迫斯君子之盛德也若乃居廟堂之上宅台揆之任斟酌元化儀刑列辟而能恕小過忘舊惡臨敵而靡懼受寵而勿喜髙

譚于危難之際忘懐於得喪之域坐鎮浮競立安反側德宇寛裕心量淵邃誠足為庶尹之表式副下民之瞻望哉

漢曹參為相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丙吉為丞相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身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裀耳遂不去也

後漢張温為司空時邊卒韓遂為亂温銜命征討以揚武都尉陶謙字恭祖為叅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温令謙行酒謙衆辱温温怒徙謙於邊或説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言乃追還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

曰諾又謂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宫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耶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耶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蜀蔣琬為丞相諸葛亮長史亮卒琬為尚書遷大將軍録尚書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繇是衆望漸服東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

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曽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茍其不如則是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

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費禕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延禧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禄大夫來敏詣禕别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吳顧雍為丞相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成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

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按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如此

晉陳騫為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

王戎為司徒惠帝之西遷也戎出奔於郟在危難之間

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賔歡娛永日
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録尚書領中書監劉隗用事導
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
庾亮為中書令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蘇峻作逆兵至
京師戰于建陽門兵敗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
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謝安為侍中吏部尚書受顧命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

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問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及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遣弟石及兄子玄征討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復敢言圍棊賭别墅安甞棊劣於玄

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
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
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
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
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
既罷還内過户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宋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
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宗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

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唐婁師德為納言嘗薦狄仁傑及仁傑為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識器量寛厚喜怒不形於色

狄仁傑天授中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若

臣不知諝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裴耀卿開元中為黄門侍郎平章事充轉運使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糴等錢

賈耽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自朝居家接對賓客及暮乃止而人未嘗見其喜愠

趙憬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廉察湖南日令狐峘崔儆

並為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儆亦久在朝列所為或虧法令憬毋以正道制之峘儆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為相拔儆自大理卿為尚書左丞峘先貶官為别駕又擢為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周馮道仕晉平章事時奏請徵史圭為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在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争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後道首舉圭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畏慎

得寵若驚老氏攸戒先慎乎德君子所守矧夫宰衡重任天子是毗百度羣倫罔不咸在進退語默為衆規矩其有慎終若始執虛如盈集木思危履虎增畏預懷棟撓之懼深懲味厚之毒舉止恭遜周旋怵慄至有讓爵散財避賢自劾形于憂慮積成疾疢詔旨敦諭時或彊起側身卑退若無所容斯蓋承榮禄之厚慙忠報之薄其君子之盛德歟

周仲山甫為宣王卿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令善也翼翼然恭敬貌

漢蕭何為相國素恭謹及誅韓信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石慶為丞相醇謹而已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實之武

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按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避賢者路詔報反室（還家也）慶素質見詔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先是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繼踵言相躡也）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言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屋室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

室矣唯慶以醇謹復終相位醇厚也其餘盡伏誅云

公孫賀代石慶為丞相初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此始矣

張安世昭帝時為左軍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初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

宣帝養于掖庭號皇曾孫賀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安世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服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歲餘霍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心畏忌已內憂矣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形見也帝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

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

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

竇融為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詔不許

順帝時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縣書記

橋玄靈帝時為太尉謙恭下士子弟親族無在大官者

劉寛為太尉甞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南齊陳顯達為太尉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北齊趙彦深為司徒甞參機近柔温謹慎

唐房玄齡太宗朝為尚書左僕射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首請罪悚懼踖踧若無所容

岑文本貞觀中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位責重位髙古人所懼撫己循心所以憂耳親賔有來賀者輙曰受弔不受賀
婁師德神功元年拜納言雖參知政事而深自畏避竟能以功名終為識者所重
後唐趙光逢莊宗同光末平章事其弟謁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之事其清静寡慾進退存亡端然如此

慎密

易曰庸行之謹又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夫居台鼎之位秉鈞衡之重斟酌正典財成物軌弼君之違補職之闕緝熙百志彌綸九叙固元首之同體庶尹之司南者也自非深中篤厚舉止詳慎其何以贊樞機之務成將順之美哉漢世以來宗公閒作乃有嘉謀匪躬之奏退則削藁熙工救物之議外無漏言道濟於元元美歸於君上斯足以副師尹之瞻爲天子之宰矣

漢張安世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有郎功高不調調選也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外陽拒之實令其遷

後漢魯恭為三公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魏華歆為司徒性周密舉動詳慎嘗謂人臣入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陳羣為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輙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羣居位拱默羣甍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吳顧雍為丞相時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輙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大帝以此重之軍國

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北齊趙彦深為司徒歷事累朝嘗參機務温柔謹慎喜
怒不形於色
隋高熲開皇初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熲執政將二十
年治致昇平論者以為真宰相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
時政熲皆削藁世無知者
唐戴冑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冑雅有幹局凡
所敷奏坦然可觀時政得失輙隨事封進多所補益奏

便削藁繇是外無知者

温彦博貞觀中為中書令性周慎不妄交遊自掌機務杜絶賔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楊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内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辭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樹每欽餘風

王珪貞觀中為侍中與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知國政珪所有陳説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得而

詳也

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俄遷尚書右僕射任遇既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

戴至德高宗朝爲右僕射知政事時左僕射劉仁軌每遇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决繇是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權柄凡爲人臣者豈得與人主争權柄耶帝知而深歎美之

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及人多矣其後庶幾廣福不衰乎又有書一匣自嘗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勑書其慎密如此

蕭嵩為中書令兼脩國史在公慎密人莫測也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慎密見稱

李晟德宗時為司徒每嘗帝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黙未嘗泄於所親

李德裕㑹昌中為宰相於長安私第别搆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裕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得預焉

知人

夫居輔相之位處台衡之重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賢不肖咸得其所輪轅曲直適於用鳧鶴短長安於分自非

識可以察言觀行明可以望表洞裏風鑒融朗機神警悟其孰能臻於是哉稽諸舊史聅觀前載乃有知賢而奬任得士而慰薦集髦彦於公府登俊乂於朝右至於旌別淑慝預志淪敗皆可徵焉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又往要其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耻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故不

忍也

漢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吏府中皆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無害言無人能勝也）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者）不可以居大府

丙吉宣帝時為丞相病篤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帝皆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

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吉為知人

黄霸為丞相薦樂陵侯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責問霸免冠謝霸死後高竟為大司馬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

薛宣元帝時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

後漢張純為大司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王龔順帝時為太尉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

杜喬為太尉見荀爽稱之曰可為人師

魏蔣濟為太尉時曹爽輔政司空宣王稱疾避爽正始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雒水奏爽罪大司農桓範矯詔開平昌門南奔爽宣王謂濟曰知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得用也爽果不能納範計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董厥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又關侯子興

少有令聞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又楊洪始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勤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又亮軍向祁山姜維詣亮亮辟為掾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

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宫

覲見主上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

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

亮時為軍師將軍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

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

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亮又拔彭羕為

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嚻然自矜

得遇滋甚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似稍疎左遷羕為江陽太守又劉巴字子初先主辟為西曹掾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晉陳騫武帝時為大司馬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恊相

搆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冠喪没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張華惠帝時為司空皇甫重性沉果有材為華所知蔡謨為司徒甚器重杜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王導為司徒謝尚書善音樂博綜衆藝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嘗呼為小安豐乃辟為掾臣欽若等曰王戎封安豐縣侯

謝安為衛將軍録尚書事嘗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咏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咏之亦以貪敗繇是識者服其知人

宋王弘為司徒時羊玄保為長史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南齊王儉為尚書令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又嘗謂中書侍郎江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

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耳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

後魏李冲為司空時裴宣早有聲譽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

後周元天穆為太宰時雒陽人于謹性沉深有識量屏居州里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後為太傅大宗伯天穆為太宰屬元顥自梁入雒通直散騎常侍楊寛初與

顗少相器重後從天穆赴石濟寛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寛少與北海同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寛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當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寛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

唐狄仁傑為納言時桓彦範以門蔭調補右翊衛仁傑以其慷慨俊爽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

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後至宰相

郭子儀建中初為尚父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妾婢及御史中丞盧杞來子儀遽麾去侍妾獨隱几待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無遺類矣

杜黄裳元和初同平章事時劉闢阻兵朝議討伐黄裳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憲宗從之崇文果破劉闢

裴垍為相時崔植為大理評事秩滿退居雒下潛心經

史尤精易象垍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李吉甫元和中同平章事先是段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皐在蜀表授祕書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奬擢授登封集賢殿校理文昌後兼相位

韋處厚與裴度同平章事陳許節度使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處厚與度議以太僕卿高瑀深沉方雅曽刺陳蔡人懐良政又熟

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自大歴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後唐任圜同平章事時李愚為翰林學士圜雅相欽重屢言於樞密使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

崔協以塞其請後愚至宰相

漢蘇逢吉為相監修國史以諫議大夫賈緯頻投文字甚知之遷史館修撰判館事

禮士

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然則起館開閣夷心虛想以優士禮賢者豈欲獨厚於食客故人哉亦所以廣聰明助教化以副股肱耳目之寄而已以薛宣之煩碎猶謂朱雲曰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況風采醞藉

有踰於宣者也故平勃之間附會者不為朋比田竇之客鎮撫者多其策畫其於安危固有禆益矣若乃降車騎於里巷屈台槐以揖客啓招權納賄之路興背公死黨之譏暱近匪人黷廢衮職禁網疎濶時或優容王道清夷孰免禍敗斯亦可深戒至於休沐謝絶𪟝𪟝謹廉不能從容開宴咨諏得失括囊公府丘墟客館者又何取焉

周周公相成王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

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閤者小閤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才脫粟而不精潔也故人賓客仰衣食故人平生故交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王音為大司馬時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李尋治尚書好洪範災異

學天文月令陰陽根厚遇之

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時樓護為天水太守既免家長安中商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

馬宮為大司徒陳遵為公府掾遵日出醉歸言每日出必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按舊法令而罰之也故事有百謫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遵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優禮賢士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

輔劇縣補都吏令古扶風之縣

後漢宋由為太尉辟何敞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規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楊賜為太尉博士趙咨謝病去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橋玄為司徒蔡邕辟玄府玄甚敬待之

袁逢為司徒靈帝時漢陽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

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公分坐坐者皆屬觀

來豔為司空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

皇甫嵩為三公以身起於汗馬折節下士

蜀諸葛亮為丞相建興二年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

德以秦宓為別駕伍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微少受學於廣漢任安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國微嘗稱聾閉門不出外亮以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堂上與書曰伏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悸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已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

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徒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

汲欲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馬謖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加綿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以謖為參軍每見談論自晝達夜費禕為黄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繇是衆人莫不易觀

晉張華為司空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咏為之延譽陸機及弟

雲俱入雒造華華一見而竒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

王導為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顧和為導從事和甞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賛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内之俊繇是知名

南齊褚淵為司徒領尚書令引王僧虔之子志為主簿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淵接引賔客未嘗驕倦

梁袁昂為司徒以蕭乾容止雅正性恬簡深敬重之

後魏陸厀為司徒兼領太子愽士厀好學愛士嘗以講習為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北齊高隆之為太保錄尚書事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

後周宇文護為大冢宰引樊叔畧為中尉叔畧多計數習時事護委信之

唐張嘉貞為中書令自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為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嘗在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為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員訓

李勉為宰相禮賢下士始終盡心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德宗朝宰臣歸私第百

官不敢及門庡以方討不廷宰臣宜日接多士兾有所聞因奏請私第通賔客帝方屬意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令宰臣私第接士因度之請也

周和凝自釋褐至台輔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一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出鎮

昔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漢宣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相也蓋夫天子之宰弼諧庶績居乎内則鎮國家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處乎外則握兵要司民政俾郡國縣道承其風雖分任迭

處而周旋委賴其義均矣自旦奭以降斯可槩舉施及唐室並建戎鎮緜台衡而領旌纛者或以式遏寇亂或以均被勞逸出入更踐悉得而數焉

周周公旦召公奭成王時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陜者蓋今弘農陜縣是也

畢公高康王時分居理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護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朏至三日庚午三日

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東郊令得所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王述其事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祐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於雒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使于雒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繇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因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厥法御之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于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孫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言非周公所為不敢任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

井居田界使知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宣勸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常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上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邦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之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寔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

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者言僭上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務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未必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常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寛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治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成其終三后恊心同底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恩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常受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國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聞于后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後漢劉虞為幽州牧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晉石苞為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武帝踐祚遷大司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以威惠服物

陳騫為太尉都督揚州諸軍事轉大司馬咸寧三年求入朝詔聽留京城

賈充武帝時為侍中尚書令氐羌叛帝深以為慮侍中任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凉二境比年屢

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暴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冦未嘗至此誠繇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救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憂而遠近獲安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

鼓吹給第一駙馬曾荀勗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及京師大雪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行

劉琨為并州刺史愍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拜琨司空都督并兾幽三州諸軍事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餘如故

陶侃為侍中太尉荆州刺史後都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

郗鑒成帝時為司空侍中賊帥劉徵聚衆千數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如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

事

庾氷成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兖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氷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

桓温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加揚州牧録尚書事鎮姑孰又領徐兖二州刺史温北伐還發州人

築廣陵城移鎮之後還鎮姑孰

王坦之孝武帝時為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少主尋遷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

謝安孝武帝時為中書監驃騎將軍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後為征討大都督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

州諸軍事加黄鉞後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搆安出鎭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王恭孝武帝時自中書令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兖青二州刺史

宋謝晦少帝時為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等共輔朝政帝既廢晦乃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袁粲前廢帝時為司空順帝初即位粲鎭石頭

梁王茂為司空髙祖天監十三年九月以茂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陳侯瑱為太尉文帝天嘉元年二月出鎮湓城以拒周軍

唐陸象先景雲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天三年出為益州大都督長史仍為劒南道按察使

王晙開元十一年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出鎮朔方制曰周建司馬以申元法漢用丞相兼撫四夷伐

叛柔服於是乎在朔方古郡寔曰新邦雖夷狄已平河

縣無事境鄰戎馬地雜坰牧瞻言備豫深仗威謀王晙

學綜九流才苞七德武稱敵國文乃時宗憂邊之誠所

懷必盡奉上之道知無不為出則守于四方入則式是

百辟辨兹旗物制我封疆賞不失勞舉無遺德俾憑廟

堂之策克平邦國之事可持節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其

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征馬並委晙檢察置之

杜暹開元四年為黄門侍郎平章事十七年出為荆州

大都督府長史

崔渙天寶十五載為黄門侍郎平章事至徳二載出為餘杭太守江東採訪禦等使

張鎬至徳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載出為河南節度使

王縉廣徳二年正月為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縉譲侍中從之

杜鴻漸廣德二年為黄門侍郎平章事永泰二年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劒南東川等道副元帥充劒南西川節度等使平郭英乂之難也

裴冕永泰四年自左僕射平章事充南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代王縉

張鎰建中二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四月出為鳳翔尹隴右節度使

杜佑貞元十九年為檢校司空平章事元和二年出為

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平章事如故

袁滋永貞元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八月以西川劉闢擁兵自擅出為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黄裳永貞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昔周之周召出為二伯是以宗公而領方面也鄭之桓武入作三事是以諸侯而宰邦政也然則荷中外

之寵享崇高之名不有盛德孰膺寵命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杜黄裳道惟無方才則不器陋齪齪之
廉謹本誠明而坦夷澄波納寛瑞玉凝素夙以令望更
歴達官論議必通於大經損益咸酌於中制代所凖的
朝之羽儀爰授樞衡俾居左右所緝者墜典所陳者格
言色無面從志不枉撓弘兹冒遠之化啓彼夷兇之征
將明則然忠利斯在惟股肱之郡有節制之師兵威外
接於太平地形内錯於左輔是用謀帥僉歸碩人藉台

陛之素風執戎鉞以莅衆示以嚴重廣其封疆罷平陽之十連復元侯之四履超鼎列足仍參廟謨增二象之光輝霈一方之膏雨大邦雄屏羣后所瞻爾其敬哉無替舊績可檢校司空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等使

武元衡元和二年二月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月詔曰地有西蜀國之奥區百濮羣蠻外亙于封域雙流重阻内固於襟帶形勝所屬統綏惟艱近者剪其兇魁鎮以

元勲實有威惠至于和寧而匪遑啓居累布丹懇激戀闕之深志將執珪而展儀誰其代之尤在能者乃聽僉議輟茲台臣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户部侍郎事蕭縣開國伯武元衡器惟弘深行本端敬珪玉不琢雷風有常夙彰嘉聞亟歷華貫乃司邦憲有遂物之誠乃踐地官有阜財之積益振公望克諧朕心擢於鼎司授以大柄謨繇外而不伐懼繇衷而自彰展代工之勤弘冒物之化以道則直以心則和丙

吉雅通於國體山甫誠補於袞職朝夕有恪毗予一人

眷兹西南憂寄方切非寛大無以拉衆非慈惠無以厚

生非誠信無以撫夷蠻非忠賢無以奠邦國故我心膂

膺兹重任外分兵符以副於俞往中佩相印不離於具

瞻峻秩爰首於六官崇階更登於七命且示加等仍疏

大封勉承寵光無替朕命可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等使仍封臨淮郡開國公

李吉甫元和二年二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九月出為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等節度觀察使是月吉甫赴鎮揚州故事宰臣出鎮帝御通化門樓餞送百僚序班

張弘靖元和元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一年正月出為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李逢吉元和十一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九月

制曰蜀門南次梁部東分地東江南境縣實濮非志懷端重不可委以察廉非識度弘深不可付以節制聿求公望爰自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文以發華行惟居厚忠懇每形於造膝直方斯見於匪躬自處台席載移星琯温然德器休有素風觀其勤本於仁足以敦王澤考其守歸於正足以奉師貞乃眷梓潼兹惟奥壤用去將明之任俾効藩宣之功予欲頒正典於一隅故兼以夏卿之位予欲布憲章於列郡故假

以副相之權爾其儉節以訓俗澄清以檢吏因土風之
剛悍使勇且知方就物產之殷充俾既富而教茍能積
實期有遐聞於戲朕於大臣進退示全其恩禮爾之報
國始終宜竭其肺肝身雖遠出於山川心豈近忘於夙夜
服茲休命俞往戒哉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
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靜戎軍等使時朝廷方討淮
西宰相裴度身請自督戰憲宗乃下制以度為淮西節
度逢吉與度不叶乃罷逢吉知政事出為東川御史
寶歷二年十二月又自右僕射平章事出為檢校司空

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三年七月出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等使

裴度元和十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四年四月制曰忠利於國者效積而事章器用於物者志遠而任重況入調鼎鼐出鎮藩垣荷中外之寵榮膺文武之重寄將允僉望命兹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國公裴度量惟弘深道在兼濟大樸蘊連城之價長材

負構廈之姿言必公忠義本誠罄自居鈞軸叶贊機謀匪躬以務其將明憂國不忘於造次當夷兇淮蔡仗節於師旅之間及殄冦青齊運籌於帷幄之內勤勞靡替弘益居多績用是嘉撝冲逾懇東夏雄屏寔惟晉陽控大鹵之山川司北門之管鑰橫制獯虜遠清疆陲是以輟獻納於沃心撫方隅於注意倚屬攸切勲庸可宣舟楫嘗賴其弼予鈇鉞顧覩其莅衆勵山甫之恪德成方叔之壯猷式副具瞻勉揚休問務既兼於左揆秩仍踐

於中台爾其戒哉以服嘉命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等使文宗大和四年九月又自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加侍中出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

崔羣元和十四年十二月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為湖

南都團練觀察使

韓弘元和十四年八月自宣武軍節度使入為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六月出為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

州節度使

段文昌穆宗即位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二月出為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

杜元穎長慶元年為户部侍郎平章事三年十月帶平章事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御安福門臨餞元穎之鎮

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寶歷元年正月出為檢校

禮部尚書平章事充武昌軍節度使僧孺居相位三年嘗以寵過為懼自前年十月抗疏乞罷帝以先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及穆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太和四年復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六年十一月制為檢校左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李程敬宗即位初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寶

歷二年九月出為檢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使
寶易直敬宗即位初為户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太和四年十月出為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路隨太和二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九年四月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等使

李宗閔太和三年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七年六月出為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德裕太和七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八年十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武宗即位初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累加太尉會昌元年宣宗即位出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

李固言太和九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九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開成元年四月復入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判户部二年十月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依前守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石太和九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翼亮之臣寄任攸重九功未叙則宜立於廟堂百度既貞則兼制於方嶽中外迭處式寵才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元精降祥河嶽鍾秀文含大雅

學茂全經叡智通理亂之源達識究古今之變望欝人傑居為國楨頃者嘉其多能俾調鼎實動必隨道知無不為每竭𢡟於謀猷思致予於堯舜嘗司轉漕仍揔財役盤錯之難鋭刃不滯增台輝之光彩揚鳳沼之波瀾墜典咸修遠方畢服夙夜匪懈光我樞垣近者情在進賢願辭衮職誠不易奪朕所難違乃眷荆門東南巨鎮山川重險舟車要衝比罷節符是遵權便台臣往莅宜復前規俾登大將之壇仍持上相之印尹正望府兼視

雄藩增榮峻階無忝朕命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管内觀察等使
陳夷行武宗即位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
會昌三年八月出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節度
使
李紳會昌元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李回會昌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六年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鄭肅會昌五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宣宗即位初為河中尹節度使

白敏中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司空門下侍郎大中五年四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出鎮邠寧招討南山平夏時新復河湟故遣重臣撫之

盧商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大

中元年八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

夏侯孜大中十二年五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門下侍郎咸通五年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周墀大中二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三年三月出為檢校刑部尚書劒南東川節度使

崔龜從大中二年為户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五年十一月出為檢校左僕射充宣武軍節

度使

令狐綯大中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咸通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魏謩大中五年為户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十年以檢校户部尚書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裴休大中六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

部尚書十年為檢校户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崔慎繇大中十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二月出
為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杜審權咸通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尋出為檢校司空鎮海軍節度使
畢諴咸通二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四年
十一月以疾辭位除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晉絳慈
隰節度使

楊收咸通四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八年三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

曹確咸通四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十一年以病求免除檢校司空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等使

徐商咸通六年二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十年正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出為江陵

尹荆南節度等使
路巖咸通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十二年四月以檢校司徒為成都尹充劍南西
川節度使
于琮咸通八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十三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充山南東道節
度等使
劉瞻咸通十年為户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門下兼刑

部尚書十一年九月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等使

王鐸咸通十一年為禮部尚書平章事加吏部尚書乾符元年正月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宣武軍節度使二年復為右僕射平章事五年以鐸守司徒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

劉鄴咸通十三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僖宗即位初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趙隱咸通十三年為户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乾符三年三月以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浙江
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李蔚乾符三年為太常卿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吏部
尚書五年九月以檢校右僕射出為東都留守
鄭從讜乾符五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廣
明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

充河東節度使

韋昭度中和三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司空門下侍郎昭宗即位以昭度檢校司徒平章事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劉崇望龍紀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汴州朱全忠與徐帥時溥爭衡全忠誅兼徐泗表請重臣鎮徐乃以崇望為武寧軍節度使

崔胤乾寧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寧

二年三月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再入朝三年七月復以左僕射兼廣州刺史充清海軍節度領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徐彥若大順元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二年七月以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隴州節度使時李茂貞求兼領山南昭宗將加兵問罪故以彥若代之終不赴鎮光化三年九月自守太保兼門下侍郎除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管內觀察等使

王溥景福二年為户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寧元年十月為湖南節度使二年六月復平章事三年五月自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出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東軍節度等使八月復入相

裴樞光化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天復三年十月以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等使是月復入相

獨孤損天復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

兼戶部尚書天祐二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充静海軍節度等使
梁韓建開平元年為司徒平章事累加侍中太保四年三月除陳許節度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後唐趙鳳明宗時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長興三年出為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安國軍節度等使
安重誨明宗時為太尉中書令充樞密使長興中以檢

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明宗使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
事天成四年出為青州節度使
桑維翰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福四年七月出
為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節度使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門
下侍郎左僕射末帝即位出為同州節度使未幾入為
司空晉高祖入雒為首相累加司徒兼侍中少帝即位

加太尉復出為同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二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總兵　機畧

總兵

天文以下台主兵周官以司馬詰禁是知秉國鈞熙帝載不獨以論道為任職靖時難康天步亦將以分閫而樹勲故鷹揚大烈始於佐命敦詩說禮是謂義府宜乎

天子任帷幄之臣如左右之手仗順扶義以肅乎戎政伐謀制勝以申其廟筭焉至於潔齋壇以厚其禮假節鉞以尊其權建行臺嚴師律盖所以異其名數而委以專征者矣其有夙負智勇誓清疆埸顧肉食之貽誚以郊壘而為耻抗詞自請專秉武節斯乃同國體休慼而萬邦為憲者歟

周周公相成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召公虎為宣王卿士王命虎平淮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美之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為翰旬營也宣徧也言勤勞以經營四方徧疆理衆國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曰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趙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拜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曹參為左丞相屬相國韓信東擊齊

酈商以右丞相將兵擊黥布攻其前垣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

盧綰為太尉項籍死綰別將與劉賈共擊臨江王共尉共敖子共音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之

樊噲封舞陽侯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抵至也一云抵其丞相之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周勃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姓乘

馬降名乃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灌嬰為丞相匈奴大入北地文帝令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平之

劉屈氂武帝時為左丞相戾太子殺江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帝於是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兼將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赤眉西入關光武以禹深沉有大

度授以西討之畧遣入關光武即位使者拜禹為大司徒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於是名震關西

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率諸將兵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

內修武悉破諸屯聚帝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黄郵水上破之與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降之又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留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又率陳俊王梁擊破五校賊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

大破其衆遂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東方悉定會隗囂叛復遣漢西屯長安十一年春率岑彭等伐公孫述十二年春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出城大戰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雒陽十五年復率馬成馬武北擊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移檄郡縣遣漢率劉尚臧宮討之漢圍成都城破誅歆等而還

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賊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張溫靈帝時中平元年繇司空為車騎將軍地節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

魏高柔為司徒時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蜀諸葛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主立南中諸郡並皆叛亂景耀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春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九年出師以木牛運十二年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吳諸葛恪廢帝即位為太傅輔政初大帝黄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内船繇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遂敗加恪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孫峻為丞相時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

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晉安平王孚初仕魏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退孚還京師

賈充為司空武帝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

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屯襄陽

王衍為司徒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又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遂寇雒陽衍帥衆禦之彌退走

王導明帝末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及成帝初即位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咸康元年四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又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

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四年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陶侃為侍中太尉都督交廣寧七州諸軍事又詔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

郗鑒為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

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

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

庾亮為中書令與司徒王導輔政蘇峻作逆乘勝至京

都詔亮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桓温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率舟軍

進合肥太和四年上疏悉衆北伐又以温領平北將軍

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

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

謝安武帝時為衛將軍輔政苻堅初破以總統功進拜
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
荆司豫徐兖青兾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黄鉞
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

宋沈慶之孝武時為司空討縁江蠻

南齊陳顯達為太尉侍中建武三年虜攻徐司詔顯達
出屯往來新亭白下以為聲勢

陳侯瑱為司空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詔瑱與

領軍將軍徐慶率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瑱敗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琳盡收其資儲舟艦俘馘以萬計琳奉其主蕭莊奔於齊

後魏長孫嵩為司徒晉末宋武帝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縁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又勑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擒

於是叔孫建等踰河趣維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晉尅長安嵩乃班師

奚斤為左丞相明元東駕西巡詔斤為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太武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少帝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遣斤收宋武前侵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太武即位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

乙升棄蒲西走斤追敗之昌敗亡保上邽
長孫翰為司徒太武征赫連昌翰與廷尉卿長孫道生
宗正娥青為前驅遂平其國
和其奴為司空侍中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
反乃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兵萬騎以討之
未至而道符敗軍還
王肅為尚書輔政時南齊裴叔業以壽春内附拜肅使
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

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

穆紹為尚書令司空公爾朱榮之討葛榮詔上黨王天穆為前鋒次於懐縣司徒公楊椿為右軍紹為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

楊津為司空爾朱榮死以津為都督并汾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北道大行臺委津以討胡經畧

北齊斛律金文宣時為太師以茹茹為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

之
斛律光為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勲掌城
仍築長城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詔
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聞而退走三月遷司徒四月
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冬周又遣尉遲迥等寇
雒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于邙山迥等大敗遷太
尉三年還太傅周遣將圍雒陽武平元年詔率步騎三萬
大破之加右丞相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周柱國韋

孝寛等來逼平隴光與戰大破之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尅之周又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赴之大破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

叚韶為左丞相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冦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獲周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又遣將冦邊斛律光師先出討韶亦請行大破之七月韶疾甚先軍還

隋高熲開皇初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時突厥屢為冠患詔熲鎮遏沿邊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禀皆取斷于熲

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兼右武衛大將軍開皇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為桂州道行軍總管

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管朝政及煬帝初漢王

諒反以素為荆州道行軍總管率衆數萬討諒

唐裴寂為尚書右僕射宋金剛之冦并州也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没寂自請行因授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

李靖為兵部尚書檢校中書令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

張亮貞觀中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太宗乃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

李勣貞觀十七年為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八年為遼東道行軍總管高宗總章元年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為遼東行軍總管

劉仁軌儀鳳中為尚書左僕射詔往洮河軍鎮守以禦吐蕃

韋待價為文昌右相永昌元年五月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吐蕃

狄仁傑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歷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為河北道元帥許以便宜從事突厥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

婁師德萬歲登封元年為御史大夫知政事吐蕃入寇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後為納言聖歷二年又為大總管專總邊任前後三十餘年

魏元忠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歷二年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平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中宗朝為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比歲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為大捴管討之

唐休璟景龍末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初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

郭元振為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中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張説開元八年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勑説為朔方節度大使往廵五城處置兵馬

房琯至德初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疏自請将兵以誅冦孽收復京師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仍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

張鎬肅宗至德二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朔方興戎帝注意将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

都統淮南等道諸軍

杜鴻漸代宗永泰中為兵部侍郎平章事時劍南節度兵馬使栢貞節楊子琳皆興師討崔旰蜀方震擾詔鴻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充山劍副元帥兼劍南道節度使討之

裴度憲宗元和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吳元濟以淮蔡叛李愬李光顏用師既久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憲宗亦病之

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財意欲罷兵競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生帝亦為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帝然之異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則秉均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

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弔彼頑民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剪其類何獸困而猶鬬豈烏窮之無歸歟繇是遥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為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畧前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揀此吉日帶丞

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布清問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效忠節過海赴難史册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繇每念前勞嘗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

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只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剪其類為草其志又以弘已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輟樞軸請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筭皆從之自討淮西王師屢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疑議容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為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為高下遂堅請討伐帝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朝天有日賊在歸闕無期帝

為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帝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啣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治所以李逢吉與度不叶乃罷知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王鐸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賊陷江陵揚知温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兵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

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寇朝議然

之乃以鐸為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

南節度充諸道都統

孫偓為兵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二年十月壬子詔充鳳

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戊午

鳳翔李茂貞上章請罪師遂不行

崔胤為司徒知政事時昭宗初自鳳翔還都乃兼判六

軍十二衛事

張濬為宰相判度支昭宗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彊兵兵彊而天下服繇是専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于延英論前代為治得失濬曰不必遠論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内外偪於彊臣臣每思之寔痛心而泣血也㑹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

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繇克用全忠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忠立功斷兩雄之勢帝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令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蓋欲示外勢而擠楊復恭也上猶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一時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為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

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為供軍使朱全忠為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為太原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為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

後唐郭崇韜為侍郎監脩國史兼樞密使同光三年客省使李嚴使西川廻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以魏繼岌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率魏軍六萬進討蜀川莊宗以

御駕喜慶殿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
政事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
周王峻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廣順元年冬河東
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峻為行營都
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彦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
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
選擇
李穀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顯德二年十一月

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彦超副焉又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以下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

機畧

夫藴經綸之才登宰輔之任當朝廷多事之際屬黔首艱難之日儻不能轉彼禍機運夫良畫則先聖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也故有詭轉逆黨之擒以清内難詐謂渠魁之喪以壯人心或遣騶虞之幡或飾練布之

服擇后黨之師傅俾脩節行通藩侯之問遺以豐國用或奪姦雄之心或易驕兵之帥垂之簡編誠有可取者矣

漢蕭何為丞相時韓信欲反其舍人上書告變呂后欲詔恐其黨不就乃與何謀詐令人從高帝所來稱陳豨已破羣臣皆賀何紿信曰雖病强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鐘室謂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周勃為丞相時竇后兄長君弟少君既自陳見后厚賜之家於長安勃與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吕氏之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繇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關侯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致書於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其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

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超羣也關美鬚頾髯故亮謂之髯關省書大悦以示賓客

晉張華為司空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内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惠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帝從之瑋兵果敗

王導明帝時拜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閒謂敦死咸有

奮志後為太保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崔祐甫代宗大曆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又青州李正已畏懼德宗威德乃表

獻錢三十萬貫帝欲納其奏處正已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已奸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賚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帝悦從之正已大慙而心畏服焉

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度以計諷鎮冀節度使王承宗使獻德棣二州以謝罪尋諭滄景節度程權使之入覲始以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以分其力元和十

三年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領州十二握兵十萬恃強拒命兩鎮驕然度遂密計奏請討除憲宗大喜遂徵師問罪數月滅之分其地為兖海淄青鄆曹三鎮數十年之叛地一旦悉平成憲皇中興之基實名臣計謀之力度以宰相鎮太原召還時朱克融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

湊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進對明辨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先是昭義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而因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帝顧問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帝固問

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疋不思報效翻縱軍衆淩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况悟單詞豈能動聖聽哉帝曰前事

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為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茍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帝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縶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帝以為然承偕果能得歸

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滄景李同捷既稽天誅魏博史憲誠中懐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憲誠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置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使主其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懼從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

後唐郭崇韜為宰相初收汴雒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将相禄賜巨萬但為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将皆吾君射鉤斬袪之人也一

旦草面化為吾人堅拒其情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
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
晉桑維翰為相及楊光遠平鄴以兵驕難制維翰請速
散其衆朝廷從之而移光遠為雒尹光遠緣是怏怏又
以馮暉鎮靈武蕃部歸心朝議患之維翰欲圖大舉以
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間
乃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招禁直學士
答詔一一條對其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雜虜

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湏奇
才暉得詔甚喜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三